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欧行日记

郑振铎 著



中国
国际
广播
出版
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欧行日记

郑振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行日记 / 郑振铎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0-2

I. ①欧… II. ①郑…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83号

欧行日记

著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84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0-2/I·384
定 价	36.0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自 記

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找不到。仅仅为了此故，对于这半部之半的“日记”，自不免格外有些珍惜。

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整整的隔了七个年头，老是保存在篋中，不愿意，且也简直没有想到拿去发表。为的是，多半为私生活的记载，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一个人看的。不料，隔了七年之后，这陈年老古董的东西却依旧不能藏拙到底。

一半自然是为了穷，有不得不卖稿之势；其实，也因为这半部之半，实在飘泊得太久了，经过的劫难不在少数，都亏得君箴的细心保存，才能够“历劫”未毁。今日如果再不将它和世人相见，说不定再经一次的浩劫巨变，便也将和那四之三的原稿一样，同埋在灰堆火场之中。这些破稿子不足惜，却未免要辜负了保存者之心了。故趁着良友向我索稿的时候，毅然的下一决心，将

它交给良友出版了。

这里面，有许多私生活的记载，有许多私话，却都来不及将他们删去了。

但因此，也许这部旅行日记，便不完全是记行程，记游历的干枯之作，其中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

绝对不是着意的经营，从来没有装腔作态的描叙——因为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也许这种不经意的写作，反倒觉到自然些。

二十三年九月八日作者自记于上海。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時半，由上海動身。這次歐行，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會这么快。在七天之前，方才有這個動議，方才去預備行裝。中間，因為英領事館領取護照問題，又忙了幾天，中間，因為領護照的麻煩，也曾決定中止這次的旅行。然而，却終於走了。我的性質，往往是遲疑的，不能決斷的。前七年，北京乎，上海乎的問題，曾使我遲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農濟之他們硬替我作主張，上海是幾乎去不成了。這次也是如此，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替我買了船票，也是幾乎去不成了。去不去本都不成問題，惟貪安逸而懶於進取，乃是一個大病。幸得親長朋友的在後督促，乃能略略的有前進的決心。

這次歐行，頗有一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學，作一種專心的正則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國外清靜的環境里做幾部久欲動手寫而迄因上海環境的紛擾而未寫的小說。（三）希望能走遍各國大圖書館，遍閱其中之奇書及中國所罕見的書籍，如小說，戲曲之類。（四）希望多游歷歐洲古跡名勝，修養自己的身心。近來，每天工作的時間，實在太少了，然而還覺得疲倦不堪。這是處同一環境中太久了之故。如今大轉變了一次環境，也許對於自己身體及精神方面可以有進步。以上的幾種希望，也許是太奢了。至少：（一）多

读些英国名著，（二）因了各处图书馆的搜索阅读中国书，可以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发见。

一个星期以来，即自决定行期以来，每一想及将有远行，心里便如有一块大铅重重的压住，说不出如何的难过，所谓“离愁”，所谓“别绪”，大约就是如此吧。然而表面上却不敢露出这样的情绪来，因为箴和祖母母亲们已经暗地里在难过了，再以愁脸相对，岂不更勾引起他们的苦恼么？所以，昨夜在祖母处与大家闲谈告别，不得不显出十分高兴，告诉他们以种种所闻到的轻快的旅行中事，使他们可以宽心些。近来祖母的身体，较前已大有进步，精神也与半年前大不相同，筋骨痛的病也没有了，所以我很安心的敢与她告别了一二年。然而，在昨夜，看她的样子虽还高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殷忧，聚在眉尖心头。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我怎么会不觉得呢！

“泪眼相见，竟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我们俩已经是如此了。一想起别离事，便十分难过。箴每每的凄声的对我说，“铎，不要走吧”；我也必定答说，“不，我不想走。”当护照没有弄好时，我真的想“不去了吧”。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护照不能成功。直到了最后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我还如此的想着。虽然一面在整理东西，一面却在想：“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功的”。当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饭店公钱我时，我还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说：“也许不走呢！不走时要不要回

请你们？”致觉说，“一定要回请的。”想不到第三天便真的动身了。在这天的上午，我们俩同倚在榻上，我充满了说不出的情感，只觉得要哭。箴的眼眶红红的。我们几千几万语要互相诉说，我们是隔了几点钟就要离别了，然而我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我竟呜咽的哭了，箴也眼眶中装满了眼泪。还是上海银行的人来拿行李，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断了。午饭真的吃不进。吃了午饭不久，便要上船了。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到码头时，文英，佩真已先在。后来，少椿及绮绣带了妹哥也来了。我们拍了一个照，箴已在暗暗的拭泪。几个人同上船来看我的房间。不久，便铃声丁丁的响着，只好与他们相别了。箴在码头上张着伞倚在岳父身旁，暗暗的哭泣不止。我高高的站在船舷之旁，无法下去劝慰她。两眼互相看着，而不能一握手，一谈话，此情此景，如何能堪！最后，圣陶，伯祥，予同，调孚赶到了，然而也不能握手言别了，只互相点点头，挥挥手而已。岳父和箴他们先走，怕她见船开动更难过。我看着她背影渐渐的远了，消失在过道中了！这一别，要一二年才得再见呢！唉！“黯然魂消者惟别而已矣！”渐渐的船开始移动了，鞭炮必必啪啪的爆响着，白巾和帽子在空中挥舞着。别了，亲友们！别了，箴！别了，中国，我爱的中国！至少要不二年后才能再见了。“Adieu Adieu”，是春台的声音叫着。码头渐渐的离开船边，码头上的人渐渐的小了。我倚在舷边，几乎哭了出来，热泪盈盈的

盛在眼眶中，只差些滴了下来。远了，更远了，而他们还挥手送着。我的手挥舞得酸了，而码头上的人也渐渐的散了，而码头也不见了！两岸除了绿草黄土，别无他物。几刻钟后，船便出了黄浦江，两岸只见一线青痕了。真的离了中国了，离了中国了！中国，我爱的中国，我们再见了，再见时，我将见你是一个光荣已完全恢复的国家，是一个一切都安宁，自由，快乐的国家！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的，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而努力！

两岸还是两线的青痕，看得倦了便走下舱中。几个同伴都在那里；一个是陈学昭女士，一个是徐元度君，一个是袁中道君，一个是魏兆淇君。我们是一个多月的旅伴呢，而今天才第一次的相聚，而大家却都能一见如故——除了学昭以外，他们我都不大熟。

法文，我是一个字也不懂，他们不大会说。船上的侍者却是广东人，言语有不通之苦。好在还与他们无多大交涉，不必多开口。我的同舱者有一个英国人，仿佛是一个巡捕，他说，他是到新加坡去的。

说起 Athos 的三等舱来，真不能说坏。有一个很舒适的餐厅，有一片很敞宽的甲板，我的三一九号舱内虽有四个铺位，却还不挤，有洗脸的东西，舱旁又有浴室。一切设备都很完全。我真不觉得它比不上太古，招商二公司船上的“洋舱”。我们都很满意，满意得出乎当初意料之外。餐厅于餐后，可以独据一桌做文字，写信，

也许比在编译所中还要舒服。船是平稳而不大颠簸，一点也不难过。别离之感，因此可略略的减些！最苦的是独自躺在床上，默默的静想着。这是我最怕的。好在现在不是在餐所写信，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或躺在藤椅上聚谈。除了睡眠时，决不回房中去。

六时，摇铃吃晚餐。一盆黄豆汤，一盆肉，一盆菜包杂肉，还有水果，咖啡，还有两瓶葡萄酒。菜并不坏。酒，只有我和元度及兆淇吃，只吃了一瓶。

晚上，在船上买了一打多明信片，写了许多封信。

夜间，睡得很安舒，没有做什么梦——本来我是每夜必有梦的。

五月二十二日

早上，起床得很晏，他们都已吃过早茶了。匆匆的洗了脸，新皮包又打不开，什么东西都没有取出，颇焦急。早茶是牛奶，咖啡，和几片面包。

又写了几封信，并开始代箴校改《莱因河黄金》一稿。午饭在十点钟，吃的菜似乎比晚餐还好，一样果盆，一盆鸡蛋，一盆面和烧牛肉，再有水果咖啡。仍有两瓶酒，我们分一瓶给邻桌的军官们，他们说了一声“Morci!”下行李舱去看大箱子，取出了几本书来。开大箱的时间是上午八至十一时，下午四至六时。四时吃茶，只有牛奶或咖啡及面包。

没有太阳，也不下雨，天气阴阴的，寒暖恰当。我

们很舒适的在甲板上散步。船已入大海。偶然有几只航船轮船及小岛相遇于途。此外，便是水连天，天接水了。与元度上头等舱去看。不看则已，一看未免要茫然自失。原来，我们自以为三等舱已经够好的了，不料与头等舱一比，却等于草舍之比皇宫。他们没有一件设备不完全，吸烟室，起坐室，餐室，儿童游戏室……等等，卧室的布置也和最讲究的家庭差不多。如此旅行，真是胜于在家。想起我们的航行内海内河的船来，真不禁万感交集。我们之不喜欢旅行，真是并不可怪。假定我们的旅途是如此的舒适，我想，谁更会以旅行为苦而非乐呢！

同船的还有凌鸿勋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他们是我的从前的邻居，现在到香港去，不知有何事。他曾做过南洋大学的校长，最近才辞职。我们倚在船舷谈得很久。还有一位刘夫人，也带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孩子真有趣，白白的脸，黑黑的一双大眼，谁见了都更喜爱。我们本不认识，不久却便熟了。平添了不少热闹于我们群中。

我们决定多写些文字，每到一处，必定要寄一卷稿子回去，预备为《文学周报》出几个 Athos 专号。我们的兴致真不算坏。这提议在昨夜傍晚，而今天下午，学昭女士已写好了一卷《法行杂简》。写得又快又好。我不禁自愧！我还一个字也没有动手写呢。写些什么好呢？

船上有小鸟飞过，几个水手去追它，它飞入海中，飞得很远很远，不见了，我们很担心它会溺死在海中。茶后，洗了一次澡，冷热水都有，设备得比中国上等的旅馆还好。

晚餐是一盆黄豆汤，一盆生菜牛肉，一盆炒豆荚，一盆布丁。其余的和昨天一样。生菜做得极好。箴是最喜欢吃生菜的，假定她也在这里，吃了如此调制的好生菜，将如何的高兴呢！

餐后，我们放开了帆布的躺椅，躺在上面闲谈着。什么话都谈。我们忘记了夜色已经渐渐的灰暗了，墨黑了。偶然抬头望着，天上阴沉沉的，一粒星光也不见，海水微微的起伏着，小浪沫飞溅着，照着船上舱洞中射出的火光，别有一种逸趣。远远的有一座灯塔，隔一会儿放一次光明。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压迫着我。

等到我们收拾好椅子下船时，已经将十时了。我再拿起《莱因河黄金》的译稿到餐厅里来做校改的工作。自己觉得不久，而侍者却来说，要熄灭电灯了，不得已只好放下工作去睡。

袁中道君是一位画家，我们很喜欢看他作画。他今天画好几幅速写像。晚上，我正在伏案写字，而他却已把我写入画中了。很像。画学昭的那一幅伏案作书图尤好。

在船上已经过了三十多个小时了，还一点也没有觉得旅行的苦。这是很可以告慰于诸亲友的。据船上的布

告，自开船后到今天下午二时，恰恰一天一夜，共走了二百八十四英里，就是离开上海已二百八十四英里了！后天（二十四号）早上六时，才可到达香港。

五月二十三日

起身很早，还不到五时半。上午，写了好几封信。皮包居然打开了，原因是太紧，所以开不开。现在叫 Boy 来，用铁锥来一敲一压，便即开了。锁并没有损坏。不禁为之一慰。为箴改正《莱因河黄金》，到下午才改好。即封寄给她，并补作了二十一日下半及二十二日之日记，这时，已经下午二时了。我们五个人相约，预备做文章集拢来寄到上海，为《文周》出一个“Athos 专号”。直到这时，我还未动手做。学昭已经做了，元度他们也都已在动手写了。我只得匆匆的写了一篇《我们在 Athos 上》，又写了一篇《别离》。写完时，还未到五点钟，因为五点后便不能寄，而明天到香港，过去这一个地点，便又要好几天不能寄信了。所以不得不快快的写。晚上，有微雨，甲板上不能坐。少立即下。很疲倦，不久，即去睡。天气很热！

五月二十四日

已经进香港港口了，我还未起身。据黑板上宣布，六点可到。在卧室窗口，见外面风景极好。海水是碧绿的，两岸小山林立，青翠欲滴。好几天不见陆地，见了

这样的好风景的陆地，不觉加倍的喜欢！匆匆的穿衣……吃早餐。到香港去的客人已都把行装整理好了。可爱的刘小姐（名慕洁）及凌氏一家都已在甲板上。船停了。船的左右，小舟猬集，白布红字，写着“大东饭店”等字，很有风致。船在水中央，一面是九龙，广九车站的钟楼，很清楚的看见，一面是香港，青青的山上，层楼飞阁，重重垒垒，不得不令人感到工程之伟大。我和元度，兆淇颇思上去一游，因为听说，船到下午四时才开，而现在还不到八点呢。踌躇了许久，终了由梯子走下，上了一只汽船，也不问价。几分钟后，便到了香港。舟子并不要钱，颇温厚可亲。这使我们的第一印象很好。我们先去找皇后大街，上山又下山，问了许多人，方才找着，因为要到商务去。到了商务，却双扉紧闭着，原来今日是英国的 Empire Day，所以放假——听说，上海也很热闹呢！——但有好些公司，如先施等，却又不放假休息，不知商务何以如此。无意中，走到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峰回路转，浓阴如盖，目光为之一亮。墙上写着“To The Peak Tram”，我们便决定要到山巅去一游。到了电车站，上了车，每人费了三角港洋（港洋较鹰洋贵，每鹰洋只等于港洋九角）。电车动了，很峻峭的上了山，系用铁绳拉了上去的。山上风光极好，回看山下，亦处处有异景。再上，则海雾弥漫，不见一物。下了电车，再往上走。前景不见，后景倒极佳，三五小岛立于水中，群山四围，波平如镜，间有小轮舟